

我與  
友聲

# 友聲一百期

唐慧貞

本月八日是母校成立第六十五週年華誕，適逢友聲月刊創刊第一百期紀念，瀛海春暖，蓬島花開，際此吉日美景，堪稱双喜臨門。筆者叨列門牆，恭逢此盛，歡欣鼓舞之餘，茲綴數語以爲母校及友聲月刊壽。

「一百」在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吉慶而難能可貴的數字，一百可以解釋爲圓滿與富足，也是含有真、善、美俱全的詞藻，人生所追求的福與壽，如達到了一百，夫復何言。「百年樹人」「百戰英雄」，這表示是偉大光榮的事蹟，「百年樹老」，「百壽同春」，這象徵是吉祥美滿的祝福，長命百歲這更是人類歷代相沿夢寐以求的幻想。現在友聲月刊終於到了一百期，殊屬不易。欣慰萬分。

友聲月刊創刊于民國四十一年校慶日，起始係由我旅臺校友會主辦，四十四年復獲旅美及東南亞自由地區校友支持，精神與物質方面源源援助，因之土氣大振，困難一舒，友聲日趨發展。其係月刊性質，發行之主要目的在交換智識，溝通消息與聯絡友誼，九年來實在做了我們交大師友間心聲的橋樑，與友情的寄托。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更能同舟相濟。友聲每

。茲有兩點希望，陳述于后：藉作拋磚引玉之意，願我同視至勉之。

第一點我們希望人人以友聲園地的園丁自居，爲友聲多努力。團結與熱誠是我交大固有的特色，十年離亂後的天涯浮雲與海角落日，更增添了我們哀樂的情誼，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大家抱着這種精神與態度來支持與幫助友聲，預期他的前途與豐采必將于百倍光明于今朝。雖不能置足世界文壇，馳名中外，可是敝帚自珍，那些學校往事的娓娓清憶，千里鴻雁的友訊聯繫，以及做人做事讀書的心得報導，其價值的坊間書肆任何佳著所無法比擬的。雖說每月一本，厚不盈分，可是錢稿兩缺，一切純屬業餘服務性質之下辦理，歷屆正副總幹事及總編輯諸位的辛勤情況可以想像，拉稿與拉廣告事紛忙不已。在此，特代懇求一句，煩祈我全體師友多多支持上述兩事，俾免巧婦無米司炊之歎。

第二點我們希望維持友聲出刊的永恒性。友聲已經有了刊行九年的紀錄，環顧國內各大學的校友會鮮有能力與精神如斯長期的出版一種同性質刊物，所以我們的友聲榮耀，雖非絕後，堪誇空前。既已有了良好的基礎，將近十年的延續，維持友聲永恒出版，實是我全體交大師友當仁不讓的責任，如何才能達到這個崇高的目標，具體而現實的答復一句，請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庶可使之成爲一個長壽的不倒翁，由一百期延至一百年，由臺灣一地發行廣至世界各地

月發揮了至高的榮譽與溫暖，含意至深，厥功至偉。

友聲除去每月例行出刊事務外，其間尙爲校友會做了兩件艱偉的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民國四十五年母校花甲大慶時所出版的徵文集，承友聲幫助極大，這本叢書集工商菁華之大全，也是我交大創校的里程碑，雖不敢誇之足以流傳千秋萬古，可是如以之作爲自由中國近年來廠礦交通等企業的參考備忘錄，實有其充份價值。第二件大事是母校于民國四十七年創辦電子研究所，創業經費係由各位師友托鉢籌募，這一年內友聲在宣傳、聯繫與報導上運用了高度的技術，盡了至上的努力，電研所終於在群策群力下成立，友聲之功勞匪淺。這兩點成就與收穫，使校友會真正的爲自由中國與人群做了有益的事。在此，我們應該向友聲月刊致敬並致謝意。

友聲的篇幅日益充實，內容也日趨精采，這小小的園地，經我全體交大師友們心血的灌溉，熱誠的耕耘，始能歷時九年餘而不中輟，十年樹木，一株稚弱的幼苗，已是葱蔚成材，濃蔭拂人。何況，我們更創辦了百年樹人科學救國的教育大計，來日方長，友聲今後對我校友會以至社會和人類的貢獻實未可限量

，更由我們一輩手中傳至我們的子孫來辦理。創業維艱，人人守成有責，俾可使友聲永遠輝煌健全。自來臺灣後，已舉辦了十度校慶慶祝大會，友聲亦誕生于四十一年之校慶日，每年的慶祝大會係雙重意義，今年，加上友聲創刊一百期紀念，預卜本年的校慶，盛況定屬空前，情緒必更熱烈，節目加倍精采。深願吾人闕第光臨，少長咸集，歡渡此一佳節，共享半日之閒。更盼望友聲內容日趨充實新穎，發揚光大，擔負起復校與復國的重任。最後，我們祝賀母校與友聲「福如東海，壽比南山」，這兩句古老的話作校慶日盛會的門聯。

## 特別啓事

- 一、二月份聯誼晚會，因款未收足，不克舉行，茲爲擴大慶祝起見，合併校慶晚會舉行，除已收到基隆局一四二〇元，殷臺公司七〇〇元，招商局四〇〇元外，金屬礦業公司，永固油漆廠，民航公司，華青工程公司洽收中；
- 二、元月廿日收校友王玉麒歸還借支貧病基金款新臺幣一〇〇〇元（唐故學長振式經手）

# 友聲與我

荃 浩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友聲」進到了我的生活領域，每次接到它，總是從頭到尾的讀完，包括卷首與編後。

作一個讀者是輕鬆的，從各期的文稿與報導中，依稀知道「友聲」在馬延齡學長的細心維護下成長。

我們悠閒的咀嚼着它的果實，祇覺得其中一人一事，都是那末熟悉而親切。大學時代本來就是人生的黃金時代。多彩多姿的昨天，縱不可追，但餘留的一點回憶，在這薄薄一本「友聲」上，去蕪存菁，翻印放大，使我們再一次感到溫馨與沉醉。而且一字一句，清新可誦，自然地流露出交大的「水準」，不無一絲「愉快驕傲」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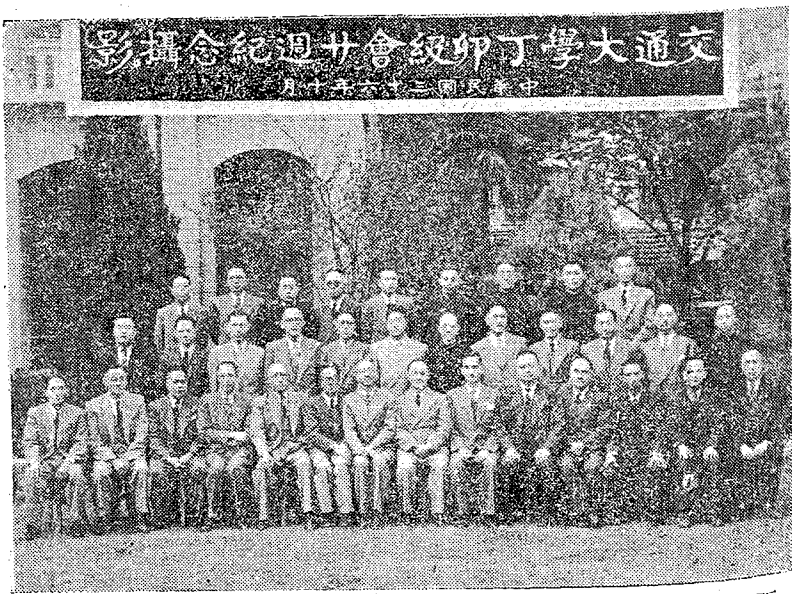
四十四年 王敏慶學長接任同學會總幹事，馬延齡學長入臺大繼續完成學業，「友聲」改聘 孫衛學長任總編輯。敏慶學長是過去林管局的老長官，對我曠以大義，列入編輯之中。拙筆如我，既無編輯經驗又乏處事才能，惶悚之餘走訪孫學長，方知 孫學長對於編務早成竹在胸，所負責的公費局單位，又兵

多將廣（雖然不盡是校友，却以 孫學長私人的情誼，數年中默默地滋育着「友聲」）。我從此重負冰釋，這個「掛名編輯」一掛就是三年。與「友聲」這一段意想不到的因緣，有時會感覺得「幸運」，但更多的是慚愧。

在那些日子裡，我深深感到對「友聲」缺少貢獻，不得已也就寫些雜感式的小文，一方面似乎因為能替「友聲」湊出一些篇幅而高興，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浪費「友聲」篇幅而惶愧。但對於我自己來說，却是替自己開拓了一個天地。許多模糊的意念，在筆下凝聚起來，成了一面鏡子，照清楚了我自己。我逐漸知道我需要的是什麼；不需要的又是什麼。我也看清楚了我自己的道路，不再猶疑。這些短文，每重讀一次，就會感到一種激動，因為這裡面有一些真正屬於自己的東西，終於把他們剪貼起來，雖是「敝帚」仍不免有「自珍」之心。「春蠶到死絲方盡」也許是當它看到了自己所吐出的絲，才身不由己，生死以之的吧！

私人的一些意念，能够傳遞給別人，不論識與不識，而得到共鳴，是最令人欣慰的事，也是任何寫作者基本的慾望。當我在四十五年寫了一篇「憶南模師長」後，拋磚引玉地引出 剛毅學長的「續憶南模師長」。四十七年，羅玉森學長自殺惡耗傳來，羅兄一位電力公司的同事李君，寫了一篇「玉森兄不要倒下去」的悼念文，文中特別提到我曾寫過的一篇「不要倒下去」的小文。如果我能够寫得深入一點，是不是可以鼓舞起玉森兄「生」之勇氣呢？我不相信我有此能力，但在悼念 玉森兄之餘，不免興起這種「非非之想」。而對於 李君的「知己」，則不止於「感激」而已。「知己天涯若比鄰」，此中況味，唯有依靠古人的神來之筆了。

「友聲」這本刊物，在前輩學長的耕耘下，我可算得是深受其惠的一個。它毫不吝惜地任我予取予求。我佔了它的篇幅，織造起我自己的觀念，又經由它建立起神交的「知己」，以我內向而不習於活動的個性來說，尤其是寶貴的收穫。「友聲」不時有「徵稿」的呼籲，我願在此「作見證」，希望各位 學長以及他們的下一代，能得到「友聲」的服務。在另一方面我也建議「友聲」，一期一題，舉辦徵文，請聯絡幹事代為收集。因為我想如果沒有這三年「掛名編輯」，也許我迄今仍祇是一個沉默的讀者。尤其本校同學謙抑成風，有時也需要加一點「壓力」的呢！



影合學同帶一滬京後利勝戰抗為圖，織組友校級六十民係會級卯丁  
長學何為人四第起右排中（藏驥何）社誼聯軍海（名舊）路班呂海上於